

部定大學用書

中國歷史通論

春秋戰國篇

黎東方著

國立編譯館出版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部定大學用書

中國歷史通論

春秋職國篇

黎東方著

國立編譯館出版
商務印書館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初版

(95370渝熟)

部定
大學用書

中國歷史通論(春秋戰國篇)

渝版熟料紙

定價國幣叁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* 版 權 所 有 *
* 翻 印 必 究 *

編著者 黎 東 方

發行人 王 雲 五

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

各 埠

目次

第一章 春秋戰國之分期.....一

第二章 政治機構與政治內容.....四九

第三章 春秋戰國時代的經濟演變.....六五

第四章 輝煌燦爛的古典時代.....七九

附錄.....

列國紀元通表.....一四

列國併合通表.....一四

列國世次通表.....一四

春秋大事年表.....一三六

戰國大事年表.....一四六

戰國大事年表.....一五一

中國歷史通論（春秋戰國篇）

第一章 春秋戰國之再分期

在這古篇裏面，我們已經把中國的歷史講到西周：如何在無數的三皇氏族之中，逐漸產生了一個核心，這個核心逐漸凝固，逐漸擴大，以至於先後結成五帝式的同盟，夏朝式的王室，商朝式的畿領，與西周式的帝國。從大體上看來，這完全是一種順利的進化，向着好的方面的一種無阻礙的發展；而細細研究起來，其中也免不了若干次的挫折或倒退：如帝嚳高辛氏二子之日尋干戈，（註一）有窮后羿與寒混之相繼代夏執政，商朝中葉以後之「比九世亂諸侯莫朝」，（註二）西周厲王之遭受人民驅逐等等。

到了次一時代，即春秋戰國或「東周」的五百五十年：也是一個順利的，向着好的方面前進的一個時代；是由零碎趨於完整，由貴族社會進入為平民社會，並且產生了極崇高的哲學與文化，簡直可以稱為中國歷史上古與時代；牠奠定了中國文化之最重要的部份，端比於西洋歷史上的希臘時代而無愧。但是這一個偉大的時代，卻開始於黑暗混沌之時，長成於紛擾禍患之中，而結束於一個從來被誤解為暴虐與專制的秦始皇帝之手。

在分別觀察此時代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諸方面的演進以前，我們先該明瞭牠的整個的輪廓。當然，春秋與戰國顯然不同，可以分做兩段；但每一段之間又可分作三期。在春秋之中，我們看到有「霸前時期」，「霸政時期」，「霸後時期」三段。同樣，戰國也是可以分作：「戰國前期」，「戰國中期」，「戰國後期」三段。

（註一）

有傷王景王兩代。(註二五)

春秋周室十四王表(兄弟鬩牆者×, 權臣爭政者※, 比較無事者○)。



這一種榜樣，反映到諸侯方面來，便是弑君三十六，(註二六) 逐君十二。事實上，遺漏未書於春秋或左傳的，或遠過於此數。(註二七)

這些內在的混亂，分析起來，不外乎羣子爭立與羣臣爭權二點。倘若羣子之中，能有一個世子或太子，為強有力的天王所册封，所保障；(註二八) 倘若羣臣之中，能有一位或兩三位「卿」，(註二九) 直接受命於天子，同時受管束於天子；皆如西周之時，——這些混亂又怎麼會發生，怎麼會如此之多呢！

無奈王綱已經解紐，整個的統治網已經崩弛，不僅列國的內亂，無法加以糾正，並且列國之間可以互相稱兵，互相「討伐」，到了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」而王室無可奈何。

王室自身，由於缺乏武力，尚須晉鄭二國夾輔。(註三〇) 這兩國是當時比較強大，最鄰近於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兩個。但是晉國於平王三十二年以後，苦於內部的嫡系與旁系(曲沃)之爭；惟有鄭國最為重要，而鄭莊公又恰好是一位頗有才略的雄君。倘若單就力量而論，他幾乎可以比列於齊桓晉文，堪稱為霸政未有以前的一位「霸主」。

這時候，南方楚的勢力還不曾越過漢水，（註三二）西方秦的勢力，也不曾越過岐山，（註三二）齊限於陽穀以東，（註三三）晉限於聞喜以北。（註三四）中原的若干大國，如宋衛陳蔡，曾經聯合一致，以與鄭莊公爲難，（註三五）其後皆分別爲鄭莊公所敗。（註三六）此外，比較重要的，只有齊魯二國，卻均是鄭莊公的盟友。（註三七）

有了齊魯二國作爲後盾，他就一舉削宋，（註三八）再舉破許，（註三九）三舉而敢於與天子交鋒對壘，獲得勝利。（註四〇）這繙高之戰，真是東周開始以來的第一件大事（公元前七〇七）。站在周室這一面的僅有陳蔡衛虢，四個較小的國。當時與周同姓的大國，如晉如魯，都是從旁坐視，無動於衷。

鄭莊公死後，鄭國因內亂而一蹶不振；（註四一）國際上也沒有什麼傑出的人才，不過秦晉齊楚四個強國已經漸漸崛起。秦是，武公「伐邽冀（天水）戎，初縣之，」又「初縣杜鄭，滅小虢；」（註四二）晉是，獻公滅霍魏耿，又滅了虞虢二國；（註四三）齊是，襄公遷紀邢；鄆鄆；（註四四）楚是，武王伐隨，文王伐蔡。（註四五）就中原的形勢來說，上述諸國，以齊襄公的發展較爲重要，他除了併有四個小國的土地以外，又齊魯爲同盟，收邾爲附庸。（註四六）倘若他持身稍正，律已稍嚴，以他誅討鄭國的魄力（殺賊臣高渠彌，及篡位之君子亶，）（註四七）也頗不難成爲霸主。

齊襄公的弟弟桓公，是最早的一位霸主，也是最光榮的一個。孔子說，「齊桓公正而不諂，晉文公譎而不正。」（註四八）綜計他在位四十三年，糾合諸侯共二十六次，（註四九）救燕於山戎之患，（註五〇）存邢（註五一）救衛（註五二）於北狄之患，戍守周都，使免侵擾於揚拒泉鼻伊洛之戎，並且設法調解周室的內部糾紛；（註五三）「尊王攘夷」四字，他可以當之無愧。（註五四）跟隨他的諸侯，在極盛的一次召陵之役，共有九國；鄭宋魯衛陳許曹江黃。他爲了征討外敵與叛離的盟友，前後共用兵二十八次。（註五五）其中有二次是討楚，但兩次均因故未能交鋒。

敢於和楚交鋒的，是繼他而起的宋襄公；然而宋襄公是一個「以人從欲」，（註五六）缺乏主義的人，在出發點上就已經錯誤；於是一試盟會而身爲俘虜；（註五七）再試用兵，而敗績，傷股，因而不起。（註五八）他配不配列爲

五霸之一，實在很有問題。

其次，便是秦繆公與晉文公。他們二人同時：（註五九）秦繆公霸於西戎（註六〇）而晉文公霸於中原。遠在齊桓公稱霸的時候；秦繆公就會經聯合了晉惠公，共同勤王一次（公元前六四九）。他又屢定晉亂，先後扶立晉惠公與晉文公，并且以忠厚待人，（註六一）較之宋襄公實高一籌，只是可惜未能做到諸侯的盟主而已。

在這一點上，晉文公是做到了。他第一步平定了周室的子帶之亂，取得「尊王」的美名。第二步糾集了晉秦齊宋四國之師，於侵曹伐衛以後，對楚決戰獲勝，又享有了「攘夷」的大功。

這便是公元前六三二年的城濮之戰，（註六二）當時晉楚兩方的兵力並不甚多。晉方有甲車七百乘，甲士七千人；楚方的本身則似乎僅有甲士一千人左右，加上陳蔡的隊伍與申息兩個既亡之國的強迫徵發之兵，也不會太多。兩軍白刃相交，只有一剎那的光景。晉將胥臣以虎皮蒙馬，衝散楚軍的右翼（陳蔡軍）；狐毛鱗枝則以詐敗，誘來楚軍的左翼（申息軍），加以橫擊而使之殲滅；於是楚帥子玉，惟有趕緊收住中軍停止作戰。一場勝負，與數十年的霸權，便這樣地決定了。

在晉文公以後，襄公，（註六三）靈公，（註六四）成公，（註六五）繼續掌握中原的霸權。不過自從襄公與秦失和以後，屢屢苦於對秦的戰爭，至七十年之久。（註六六）而秦又常常結楚為援，以致霸權一度入楚之手。

楚莊王之取得短期霸權，是由於公元前五九七（魯宣公十二年）的邲之戰。（註六七）他一戰而敗晉國的統帥荀林父，奪得了二十二年的領袖地位。（註六八）他之為人，也的確有些霸主的風度。鄭襄公肉袒牽羊，他就釋鄭；（註六九）華元明說糧盡，他就釋宋；（註七〇）力足以縣陳（註七一）於平定夏徵舒之亂以後，而仍立陳成公；問鼎輕重於周室，而並不堅持索鼎。（註七二）有人以問鼎為楚莊王之大罪，實則比起晉文公之「請隧」（註七三）來，沒有什麼不同。又有人以為楚是夷狄；的確楚君熊渠自己也會經說過，「我蠻夷也，不與中國之號謚，」（註七四）但這無非是為了便於僭王而聊以自解而已。就地點說，湖北一帶在當時誠屬「化外」；但就人種來說，楚室也確是中原華胄，為帝顓頊之後裔，（註七五）這與吳王夫差之以姬姓宗族而被目為夷狄，（註七六）正是一樣。況且楚

的文化，以最近壽縣出土的古器而論，（註七）與中原正是同體，程度並且很高。

晉國於邲戰以後，雖然失霸，還繼續做勤王的事，並且還有力量翦滅東境的赤狄（公元前五九三，魯宣公十六年。）在楚莊王死後二年，齊晉有甯之戰，（註七八）戰後齊頃公會親自來晉，表示願意尊奉晉景公爲王。（註七九）景公在名義上雖不肯加以接受，卻也立刻擴充了他的武力，成立了惟有天子才應該有的六軍（註八〇）而當時的周室，事實上已經雖一軍亦不能供養。）

不過武力是擴充了，武臣也跟着擡頭。大夫執政的局面，逐漸形成。其後厲公與楚交戰，獲勝鄆陵（註八一）（公元前五七五，魯成公十六年，）奪回來的霸權已不是公室的霸權，而成了執政者的霸權。從此，直到春秋終了，有一百年左右（九十七年），對外是晉國的悼公平等繼續稱霸，而內部的大權卻輪流地操於九個中軍將領之手：韓厥、知罃、荀偃、士匄、趙武、韓起、魏舒、范鞅、趙鞅。（註八二）這便是歷史上的「六卿執政」（六軍的軍長執政），也就是我們所謂「霸後時期」。

在霸後時期的一百年中，比較重要的幾個國家，除了秦楚以外，都是大夫執政。晉有六卿，魯有三桓，（註八三）鄭有七穆，（註八四）衛有孫甯，（註八五）宋有華向樂皇，（註八六）齊有國高崔慶鮑田。（註八七）這一個時期，較之前一期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」，（註八八）政權又下逮了一步，已經不是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」而是一「陪臣執國命」了。

就國際形勢而論，晉國依然是中原的領袖，霸權猶在。晉悼公曾經率領了十三國的軍隊，大舉征秦，渡過涇水（公元前五五九，魯襄公十四年。）晉平公也率領了十二國的軍隊大舉征齊，敗齊軍於歷下，圍齊靈公於臨菑（公元前五五五，魯襄公十八年。）但是真正率領各國軍隊的，并非都是悼公平公而是當時執政的荀偃。

跟隨荀偃去伐秦的，也不是列國的諸侯，而反之都是大夫：魯國是季孫宿，齊國是崔杼，宋國是華閱，鄭國是子驪，衛國是北宮括等等。在過去，盟會征伐多由諸侯親自參加，而派遣大夫爲代表的只是少數。（註八九）這一次，十三國的軍隊，全由大夫統率；連唯一的諸侯晉悼公，身爲霸主，也只是到了國界爲止：「晉侯待于

竟，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。」

如此的霸權不如早日結束。大夫們的興趣所在，國內重於國外，爭權重於爭霸。況且晉楚齊秦已經形成四強，尤其是楚國，牠的力量於鄢陵之敗以後，仍舊日益擴張，實非晉國所能控制。晉國常是這樣地屢屢對秦作戰，避免對楚交鋒，也不像一個霸者的態度。事實上，秦楚久已結為同盟，（註九〇）而齊晉之間則是時合時分。

弭兵的運動因而崛起，發起者是宋國的大夫向戌。經過了相當時間的奔走，這件事終於在公元前五四六，魯襄公二十七年實現。會場是宋國的都城商邱，到會者有晉楚齊鄭宋魯衛陳蔡許曹邾滕十三個國家，其中除了邾滕兩個小國由國君親自出席外，其餘均為執政的大夫；如晉之趙武，楚之屈建，齊之慶封，鄭之伯有，魯之叔孫豹，等等。秦國雖不曾派員出席，因為有了盟友楚國來參加，精神上也是一樣。（註九一）會議的結論是：晉楚兩國從此不必再爭霸權，一切的國家也不必挾晉楚以自重而互相作戰。

這一次的「非戰公約」，就魯衛鄭曹四國而言，維持了足有四十年之久；但是楚國卻在這個期間一度滅去陳（註九二）蔡（註九三）（公元前五三四及五三一，距弭兵會議一為十二年，一為十五年。）爲了援救陳蔡，齊魯宋鄭衛曹杞，曾經追隨晉國，開臨時會議于厥慙（公元前五三一），結果由晉國出面爲陳蔡向楚國乞求寬恕。（註九四）晉國本身，未嘗不利用中原無事的閒暇，對山西河北間的白狄加以掃蕩。（註九五）甚至發起盟國的宋國也不肯遵守弭兵的諾言，不惜違約伐邾。（註九六）

楚之併吞陳蔡於弭兵會議以後，究竟是說不過去，因此楚平王一卽位，就自動將兩國恢復。這時候，最引起楚國注意的，莫如新興的吳國。中原人士到吳國的日益加多，促進了牠的文化，改組了牠的軍隊。（註九七）楚平王以前的靈王，曾經征吳三次，并不曾能夠把牠消滅。平王自己又與牠作戰兩次，第二次居然戰敗。（註九八）其後平王既死，昭王一度喪失了郢都，（註九九）賴有申包胥乞得秦師，才逐走了伍員所引來的吳軍。

吳國的南面又有越國。這兩國先後參加了中原的「國際合奏」（concert international）取得霸花一現的曇

權，（註一〇〇）而終久由於文化的根基不厚，未能始終如意；反而間接遺留給楚國以不少新的領土。（註一〇一）在春秋結局，戰國開始的時期，楚在各國之中，要算是獨強了。晉是苦於六卿之間的傾軋，齊是田氏正在陰謀篡位，秦是疲於七十年的對晉戰爭，內部又有武臣專政（註一〇二）的禍患，均無法對外發展。惟有楚國，牠的政府始終維持了準備戰爭的姿態，既無六卿，又無三桓七穆，用人限於宗族，而執法決不姑息，大權始終操於國君之手，（註一〇三）因此，力量不會分散。於是到了戰國開始的前後，牠就再度滅去陳蔡，又滅了遠在山東的杞莒二國。（註一〇四）

似乎在滅莒以後，楚國便遇到相當阻力，不再能夠擴展。滅魯？要等到周亡於秦之年，離開此時還有二百年的光景。魯的生命能力，真是相當堅韌。攻齊？齊由田氏執政，國富民殷，更未可厚侮。轉向三晉？三家雖尚未斷然滅晉，地盤已大致確定，幅員與實力均不在小，而魏文侯即位於楚國滅杞之前一年，（註一〇五）正是一位兼擅文武的雄主。（註一〇六）

魏在六卿之中，原非最強，（註一〇七）其後六卿互併，（註一〇八）剩下趙魏韓三家，才進居為第二位。（註一〇九）到了文侯，東拔中山，（註一一〇）西勝秦，築臨晉，元里，（註一一一）維陰，合陽。（註一一二）這才完全佔有了黃河中流的兩岸，領有河西，（註一一三）河內，（註一一四）河東，（註一一五）成為當時中國的獨強。武侯傳之武侯，武侯傳之惠王。惠王於對秦作戰失利，遷都大梁以後，依然仍以晉國的正統自居，敢於對孟子說：「晉國，天下莫強焉，叟之所知也。……」（註一一六）

不過惠王又接着說，「及寡人之身，東敗於齊，長子死焉；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；南辱於楚。」這幾句話包括了魏的三次挫敗，指出了魏之盛極而衰，是由於樹敵過多，而今後大勢所趨，非楚即齊，非齊即秦，魏國不再能有什麼優越的地位。

在東敗於齊以前，惠王也會兩度勝韓，（註一一七）兩度勝趙，（註一一八）一戰勝宋。（註一一九）他而且攻拔了趙的國都邯鄲，（註一二〇）率領十二個諸侯，西朝周顯王於孟津，（註一二一）這在霸政既已衰歇了二百年的當時，可

謂空谷足音。是到了馬陵之敗以後，他才一蹶不振。齊國的困忌孫臏擊敗了他的長子太子申與他的大將龐涓。（註一二二）這時候，秦孝公變法未久，屢屢利用齊魏的衝突，從西邊襲擊魏國惠王，（註一二三）於是決定了聯齊敵秦，與齊宣王會於徐州，互尊爲王。

西喪地於秦七百里，是稱王以後的事。秦國的孝公已死，惠文王繼立。在秦惠文王七年，亦即魏惠王稱王改元之「後四年」，（註一二四）陝北雕陰一戰，魏軍侵秦未成，將軍龍賈與四萬五千人完全覆沒；秦軍轉而深入豫西的焦曲沃，（註一二五）其後魏惠王割了七百里的河西地帶（包括「後五年」所獻的河西，與「後七年」所獻的上郡）並且要把都城從安邑遷到大梁，（註一二六）才得到片刻的喘息。

南辱於楚，是「後十二年」的事。戰勝他的正是頗爲著名的楚懷王，作戰的地點是豫東的襄陵。（註一二七）結果又割去了八邑之多，因此魏惠王也把這一次的戰役認爲奇恥大辱。

戰國中期的七十年時間，魏惠王佔去了五十二年。在他死後，一方面由於國力已經疲憊，一方面由於襄王「望之不似人君」，魏國在國際上不再被人重視。被人重視的，第一是楚懷王，於公元前三一八，即魏惠王逝世的明年，曾經率領了五國聯軍共同擊秦。（註一二八）這便是歷史上真正名符其實的合從，而蘇秦未必有份。（註一二九）懷王是失敗了，失敗的原因由於齊國不肯參加；不僅不肯參加，而且派兵襲擊魏趙，戰於觀澤。（註一三〇）齊宣王之所以甘心與秦爲友，是因為另有懷抱；他的「大欲」便是滅燕。這時候，燕國的燕王噲惑於權臣子之的禪讓理論，不甚料理國政，正在準備（而且不久就實行了）禪讓，叫起了全境的不安與騷動。齊宣王於是派兵深入，「殺其父兄，係累其子弟，毀其宗廟，遷其重器，」（註一三一）佔領燕國有三年之久。要等到諸侯多謀伐齊，燕國人民又與趙武靈王合作，立了燕昭王爲君，（註一三二）齊宣王才肯撤兵。（註一三三）

齊燕二國，從此結了深仇。二十八年以後，在燕將樂毅的領導之下，燕、秦、與三晉也組織了一個聯軍，共同擊齊。這一次，齊國幾乎完全夷爲郡縣，僅餘莒與即墨二城；齊湣王逃居於莒，田單死守即墨。倘非燕惠王誤於反間，撤換樂毅而代以騎劫，則齊國之消滅也許要提早六十三年。（秦始皇帝滅齊，在公元前二二

「一年」。

這一次五國破齊的事，以燕為主幹，以秦為主謀，而三晉是附和，楚是不宣而戰，從中取利；可謂為一種「錯了方向的合從」，（註一三四）是反齊而不反秦。從此以後，秦國也無庸遠交近攻，再演齊王為東帝的活劇；（註一三五）況且楚懷王久已客死於秦，（註一三六）楚國又不成為一個敵手。於是整個字內，只有秦是獨強，六國的合作既不甚可能，各個的力量又無一足以自立。今後的七十三年期間（二八四—二二一），我們只有看到併有巴蜀漢中，據有建瓴之勢（註一三七）的秦昭王、武王、莊襄王、始皇帝，依次削減「羣雄」而已。

第一個受嚴重打擊的是楚：秦昭王於公元前二七八年令白起攻拔郢都，次年又令張若奪取馳的巫郡黔中，楚國一轉瞬間而喪失鄂中、川東、湘西。（註一三八）第二個受打擊的是魏：秦兵於二八三年及二七四年兩至大梁；第二次一舉而斬首至十五萬。魏國從此每況愈下，二十年便只有「委國聽命」；再越三十年，就全數成了郡縣。（註一三九）第三個是韓：自從二九三年伊闕一役，與魏國共同損失了二十四萬壯丁以後，一直被秦國「九城」十城的割削；到了二六零年喪失止黨，接着又喪失國都所在的新鄭，（註一四〇）便只餘奄奄一息。（註一四一）第四個是趙：長平一戰，就斷送了四十五萬精銳。（註一四二）（公元前二六零）邯鄲跟着被圍，倘非平原君及時請得魏國的救兵，（註一四三）趙國的滅亡，亦許也要提早三十八年。（秦始皇帝滅趙，在公元前二二八年；滅代在公元前二二二年。）

楚及三晉既經殘破，剩下的惟有齊（註一四四）燕，（註一四五）這在秦昭王看來，均不甚值得注意。秦昭王所引為不滿的，便是那形同贅疣的周室依然存在；並且還一度冀圖向秦挑戰，逼得秦昭王用兵一次。（註一四六）於是懷慚千古的周赧王，親自走到咸陽，（註一四七）向秦國獻出全部的領土與戶口，邑三十六，口三萬，事後就鬱鬱而終（公元前二五六）。從此周室不再有王，僅餘東周君（註一四八）仍居鞏縣，但也只是苟延了七年而已。（註一四九）

周赧王獻邑以後，秦國便成了「天下來賓」的新中央，在莊襄王三年，信陵君曾經率領了燕趙楚韓魏五國

之兵，敗秦軍於河外（黃河南岸，及函谷關附近。）然而這一次，正如其他三次的合從一樣，（註一五〇）雖能小勝，而不能根本摧毀秦國。

次年便是始皇帝的元年。先後輔佐他的有韓人呂不韋，楚人李斯，魏人尉繚，齊人的子孫蒙騫蒙恬，秦國本地的人王翦王賁。各國的人才久已集中於秦，各國人民的視線也久已集中於秦，加上始皇帝又能不惜金錢，（註一五一）不惜兵力，（註一五二）所以便能於很短的期間，擔負了這件鉅大的統一工作。

韓、趙、魏、楚、燕：依次傾頹於秦的金錢武力之前。（註一五三）燕趙慷慨悲歌，雖力圖保全遼東代北，（註一五四）而終歸覆滅，那久享魚鹽之利，沉湎於紙醉金迷的齊國，上至丞相，下至賓客，多數已受秦收買，自然惟有出於不戰而降的一途。（註一五五）

這是秦始皇帝的二十六年，公元前二二一。紛亂的春秋以來的局面，告一結束，一百七十六個（註一五六）以上的國家，重新融合為一個國家，集中於一人的統治之下。霸政不再存在，爭戰不再存在。整個的四海之內，書同文，車同軌，（註一五七）實現了儒家所提倡的大一統思想。回溯起夏商與西周來，雖則中間經過春秋與戰國的波折，進化的方向依然一致，中國的集權與統一又進了一步。以前畿領由沒有到有，由有到逐漸擴大；現今全國的土地都是畿領，都直屬於皇帝，並且統治於一個政府之下，而不再分屬於若干部族，或若干諸侯。以前有統治的部族與被統治的部族，盟主與盟屬，貴族與農奴，嫡系與支庶；現今，都是一個民族的份子，一個皇帝下面的，彼此不分上下的「平民」。因此，五百餘年的紛亂苦痛，并非毫無代價；不僅在政治上有收穫，在經濟上與文化上都有收穫。我們在以下三章將要分述春秋戰國期間，政治制度，經濟技術與文化生活三方面的演進。

（註一）『子產曰：「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閼伯，季曰實沈，居於曠林，不相能也，日尋干戈以相征討。」』——左傳，昭公元年。

（註二）『自中丁以來，廢適而更立諸弟子，弟子或相爭代立，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。』——史記股本紀。

（註三）錢穆先生於國史大綱中分春秋為三期，戰國為二期，其說一期又分為四小期。

春秋：一、霸前時期。（自周平王東遷迄魯莊公八年。）

二、霸政時期。（自魯莊公九年齊桓公元年）迄魯襄公十五年，晉悼公卒。

三、霸政衰微時期。即大夫執政時期。自魯襄公十七年迄魯宣公二十七年，左傳終，即周貞定王元年。

四、第一期，周代宗法封建國家之衰滅。（自春秋末以迄於魏武侯卒年，周烈王五年。）

五、第二期，新軍國成立以後之相互鬭爭時期。分爲

（子）梁惠王稱霸時期。『自梁惠王元年至齊魏徐州相王，凡三十七年。』

（丑）齊威宣湣三世繼梁稱霸時期。『自齊魏相王，下迄齊滅宋，凡四十八年。』

（寅）秦昭王繼齊稱強期。『自齊滅宋至趙邯鄲圍解。』凡二十九年。』

（卯）秦滅六國期。『自秦解邯鄲圍後，迄秦始皇二十六年，凡三十六年。』

明年。

（註四）春秋一書，起於平王四十九年（魯隱公元年），爲便於接述西周之故，自平王元年至四十八年之一段，併入春秋時期。

（註五）悼公即位於厲公見弑以後，六卿已強，三桓盡分魯疆，亦在晉悼公之時，故大夫執政時期之於悼公元年，不過之於悼公既卒之徐廣說。

（註六）錢穆先生以元王元年爲公元前四七五，因從皇甫謐敬王崩於四十四年之說，實則敬王崩於三十三年，當從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

（註七）左傳，昭公二十六年有『攜王奸命』一語，此攜王，其時仍居陝西。苟攜王獲勝而平王戰敗，則周室亦許不致東遷。

（註八）參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，王跡拾遺表敘。

（註九）周時師軍通稱，六軍亦稱六師。詩大雅棫樸『周王於邁，六師及之。』又常武『王命卿士，南仲太祖，太師皇父，整我六師，以修我戎。』宣王南征時令方叔所率之甲車有三千乘，小雅采芣『方叔涖止，其車三千，師干之試。』左傳襄公十四年：『周爲六軍，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。』

（註一〇）公元前七〇七年（魯桓公五年）王室伐鄭，僅周桓王自將之中軍，爲王卒鍼公林父所將之右軍爲蔡人衛人，因公黑肩所將之左軍，則爲陳人。其後魯莊公十四年（公元前六八〇），齊桓公率諸侯伐宋，『請師於周』，周令單伯會之，宋言出兵幾何。

（註一一）事在魯隱公三年。公羊傳：『秋武氏子來求聘。武氏子者何？天子之大夫也。……何以書？譏！何譏爾？喪事無求。求聘，非禮也。』

（註一二）事在魯桓公十五年。公羊傳：『春、二月，天王使冢父來求車。何以書？譏！何譏爾？王者無求。求車，非禮也。』

〔註一三〕事在魯文公九年。左氏傳：「毛伯衞來求金，非禮也。不許之命，（先王）未許也。」公羊傳：「毛伯衞何？天子之大夫也。何以不稱使，當喪求君也。……何以書？諱！何諱？王者無求，求金，非禮也。」

〔註一四〕顯棟高語。見春秋大事表，玉跡拾遺表敘。

〔註一五〕父子之際，指平五爲太子時，遭廢，居於母舅申侯之所，其後申侯與大夫共同伐周，平王不能無嫌。兄弟之間，指攜王之事，攜王或謂即太子伯也（見司馬貞史記索隱）及杜預左氏春秋集解與宣王爲兄弟，實爲王子余臣，參看顧亭林日知錄「文侯之命」條。

〔註一六〕子克之事，在周莊王四年，見史記十二諸侯年表，今本左傳誤附於前一年，即魯桓公十八年之後：「周公欲執莊王而立王子克，辛伯告王，遂與王教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。」

〔註一七〕子頹之事，在周惠王二年，衛師燕師伐周，立子頹，至周惠王四年，鄭師虢師入周，誅子頹，惠王始得復位。

〔註一八〕子帶之事，第一次，在周襄王三年，「夏揚拒泉伊緡之戎，同伐京師，入王城，焚東門，王子帶召之也。秦晉伐戎以救周。秋，晉侯（獻公）平戎於王。」明年，「秋，王子帶奔齊。冬，齊侯（桓公）使管夷吾平戎於王。」第二次，當成於襄王十四年，勳王召同子帶，至十六年子帶又約同狄人攻周，襄王奔鄭，子帶與王后隗氏共處於溫。明年，晉文公勸王，始誅子帶。

〔註一九〕子朝之事在周景王二十五年，史記周本紀作二十年，誤，「景王二十年，景王愛子朝，欲立之，會崩，子朝之黨，與爭立。國人立長子猛爲王。子朝攻殺猛，猛爲「悼王」。晉人簡狄荀躒攻子朝而立丐，是爲敬王。」子朝奔楚。

〔註二〇〕左傳隱公三年：「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，王貳於虢。」

〔註二一〕左傳文公十四年：「春，頃王崩，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，故不赴（訃）。……周公將與王孫蘇訟於晉，王姬王孫蘇而使尹氏與聘啓訟周公於晉。趙宣子（盾）平王室而復之。」

〔註二二〕左傳宣公十五年：「王孫蘇與石氏毛氏爭政，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衞，卒立召襄。」明年「爲毛召之難，故王室復亂，王孫蘇奔晉，晉人復之。冬，晉侯使士會平王室。」

〔註二三〕左傳文公十一年：「周公楚惡蕙蕙之信也，且與伯與爭政，不勝，怒而出。及陽樊，王使劉子復之，盟於鄆而入。三日，復出奔晉。」十二年春，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，書曰周公出奔晉。凡自周無出，周公自出故也。公羊傳：「周公者何？天子之三公也。王者無外，此其言出，何？自其私士而出也。」

〔註二四〕左傳襄公十年：「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，王右伯與，王叔陳生出奔，及河，王復之，殺史佚以謝焉，不入。寤處之。晉侯使士匄平王室，王叔與伯與訟焉。王叔之宰，與伯與之大夫瑕禽，坐獄於王庭，士匄聽之。王叔之宰曰：「寡門闔竇之大而皆毀其上，其難爲上矣。」瑕禽曰：「昔平王東遷，吾七姓從王，……若寡門闔竇，其能來寤處乎？且王何賴焉？今自主叔之相也，政以賄成，而刑放於寤，官